

對外投資項目密集獲批 凸顯規劃性

中國開啟企業外闖新時代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正在進入新的時代。消息稱，國家發改委近日集中批覆了15個海外投資項目，該做法令人感覺更有計劃、更有管理和規劃性，一些具體的投資項目也更符合當前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經濟學家分析稱，此舉表明中國新的對外發展戰略已提上議事日程。預計在未來十年內，中國對外投資將進入快速發展期。

本報記者 倪巍晨

國家發改委官方網站在國慶節後首日集中公布了一批獲批的海外投資項目，共15個，創今年以來新高。除基金、橡膠、基建、貨船、輪胎、通信及工業類股權收購項目外，還有7大能源項目，分別是3個太陽能光伏項目、1個鋁礦項目、1個石油企業收購項目、1個輸電線和1個電力項目。

政策宜有所放寬

相比較過去的海外投資項目往往雜亂且無規劃，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發展研究院歐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余南平教授注意到，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已進行了3至4年的醞釀期，是次發改委批覆的項目，令人感覺更有計劃、管理和規劃性，一些具體的投資項目也更符合當前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

從發達國家邁向強國的路徑看，都曾通過海外投資來提升自己的實力。國家發改委集中批覆對外投資項目，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國務院富布賴特研究學者奚君羊教授認為，這表明中國對外發展戰略已提上議事日程。他表示，通過前幾年對外投資試點，中國加快海外直接投資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政策上理應有所放寬，「從改革開放初期急需外部資金，到後來的國內外資金平衡，再到目前國內投資過剩，國內一些行業如今已不能滿足投資擴張的需求。」

「中國並不缺錢，十二五規劃已明確，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將不斷加快。」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對記者表示，早在「十一五」規劃中，國家在對外投資方面就提出了「原產地多元化」問題，「美國、日本在本土生產的產品相對有限，但其在全球市場中的份額卻很大，這很大程度是借助海外投資實現的產地多元化」。

走出去抄底好時機

從目前全球形勢看，經濟萎靡不振及投資的總體減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以低價投資並發展壯大提供了機遇。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說，這次有這麼多企業赴海外投資，不一定是政府的導向，就公司行為而言，目前也是「走出去抄底」的好時機。

張軍直言，經濟低迷期，大多數企業在本土市場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問題，對外投資既能消化產能過剩，更可以借助低迷經濟條件打造中國企業自己的全球戰略；此外，從中國本土經濟來看，企業「走出去」也有助於其通過技術創新，來誘發自身的產業升級，從而更全面地參與全球分工鏈條。



▲八月份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

與此同時，中國近幾年貿易摩擦的頻率和程度均在加劇，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張軍認為，發改委密集批覆海外投資項目，某種意義上是針對貿易摩擦所做出的反應，日本在過去的發展階段，也曾遇到同樣問題，為減少貿易摩擦，日本最終採用了直接投資方式。

張軍稱，中國有足夠實力的國企，自然就需要有更高的全球戰略，擇機參與全球生產鏈，在全球範圍進行布局，也是企業正常的戰略考慮；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至今已達到了「出海投資的時代」，相比貿易形勢，通過直接投資方式將產品打入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做法更具戰略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改委公布集中批覆海外投資項目的兩天後，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清潔能源產品發起貿易救濟行動，裁決對中國輸美太陽能電池徵收高達249.96%的「雙反」關稅；而在發改委批覆的7個能源項目中，還有3個光伏直接投資項目。奚君羊說，投資海外光伏項目，能將國內過剩產能有效地轉移，使國內已投資過多的項目在境外得到分解，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貿易摩擦。

海外投資減貿易摩擦

「貿易摩擦在光伏領域較為嚴重，中國光伏產品出口歐美國家越來越困難，直接赴海外投資，正好成為中國應對貿易摩擦的策略選項。」張軍強調，國企大多位於產業上游，並以能源為其主營業務，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率先揚帆出海的一定是戰略性行業企業，由於當下民企大規模「走出去」仍不現實，因此未來國企、央企將繼續主導海外併購及投資。

中國是全球資源需求大戶，對海外能源的依存度較高，但國際能源定價權卻不在中國之手，張燕生坦言：「作為國際能源市場的大買家，中國若不能確定未來的能源供給，風險就太大了。」他相信，海外投資側重能源領域無疑具有戰略性質，中國未來發展需要長期而穩定的能源供給，能源企業赴海外投資也是「兩面下注的戰略」。

張軍預測，隨著未來中國經濟規模的逐漸增大，及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的加快，能源及製造類企業將加速赴海外投資，考慮到中國與歐美間貿易摩擦未來將越來越嚴重，中企出海投資將在未來十年迎來高峰期。



▲中國風電企業角逐海外市場，這是金風科技位於烏魯木齊的一處生產廠房

中國近年對外投資概覽

時間	投資覆蓋面	累計實現投資	同比增長
2010年	對全球129個國家和地區的312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	590億美元	36.30%
2011年	對全球132個國家和地區的339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	600.7億美元	1.80%
今年1至8月	對全球119個國家和地區的270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	476.8億美元	39.40%



▲國家發改委今年批覆多個海外能源投資項目，包括3個太陽能光伏項目

專家：華為中興「遇阻」錯在時機

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並非一路坦途，除決策失誤，不了解當地文化和經營理念等之外，政治因素也成為企業對外投資中的隱性風險。今年10月8日，美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布調查報告稱，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建議阻止這兩家企業在美開展投資貿易活動。有專家指出，兩大中國通信巨頭在海外市場投資過程中遭遇的窘境，更多是政治問題引發的，「他們選擇投資的時機太不好。」這樣的問題未來仍會出現，要解決問題，只有通過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手段加以消弭。

在全球通信市場現時排位中，愛立信穩居第一，而華為、阿朗、諾西和中興則緊隨其後。對華為、中興而言，若能將全球最大的單一通信市場美國成功攻克，就可能引發全球通信業的大洗牌。然而一切並不簡單——儘管美方聲稱，華為和中興的設備可通過遙控向中國發送信息，同時華為還與中國軍方的商業聯繫緊密，但美方卻並未給出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甚至連「莫須有」的證據也沒有。

外國誤解中國企業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發展研究院歐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余南平教授直言，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的確存在受歧視的情況，外國誤解中國企業，並認為其「有中國背景，或承擔國家戰略意志」，這樣的誤讀單靠企業自身無法解決。就該案例看，華為不是純粹的國有企業，目前的情況是美國政治家正利用政治大做文章。要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一方面需要中國的國家形象變得更加透明、更開放，另一方面企業也要讓外國政治家認識到「企業的投資行為並不是國家的戰略行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繼美國之後，加拿大總理哈伯的發言人日前也宣稱，加拿大已啓用國家安全特例條款，使其在不違背國際貿易義務的情況下，可區別對待那些被認為風險過高，而不能參與政府電話、電子郵件和數據中心服務網絡建設的企業。該言論被外界理解為「加拿大暗示將排除華為參與政府通信網絡建設」，部分國內媒體甚至擔心加拿大或許並非最後一個狙擊華為的國家。

「中國企業「走出去」，通常都伴隨着中國政府和境外國家政府間緊密的經貿聯繫及合作協議，華為最初的「出海戰略」也同樣如此。通常企業投資歐美國家的風險相對較小，而發展中國家因政策法規的不健全，而更容易為企業帶來風險。」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認為，華為、中興在美投資遇阻最大的原因是「選擇的時機太不好」。他補充說，撇開政治因素，就創造稅收和就業機會角度看，美國需要華為、中興這樣有競爭力的企業，但今年是美國大選年，競選雙方相互角力，奧巴馬在競選過程中為爭取選票「只能拿貿易開刀」。



▲對華為、中興而言，若能攻克美國市場，就可能引發全球通信業的大洗牌

人民幣國際化將加快

人民幣國際化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推進，會給予中國企業在「出海」投資時更大的便利度。同時，由於國內商業銀行在人民幣產品及各項服務方面的優勢，遠勝於外資行，因此銀行系統可在處理人民幣跨境業務時更好地為已成功「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服務。另一方面，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也間接擴大並推動人民幣的「走出去」，並使更多境外合作企業有意願接受人民幣結算，從而擴大人民幣的全球使用範圍。

「海外投資並非要以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必要條件，但人民幣國際化卻對中國海外投資起到了推動及促進作用。」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教授指出，人民幣若真正實現國際化，其在境外的接受度也就大為提高，對外投資企業可借助人民幣進行更直接的投資用途。

連平相信，華企「走出去」也對人民幣國際化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同時，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工作，也因企業「出海」而迎來新機遇。他說，伴隨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加速，國內銀行體系應積極布局國際市場，並在主要投資領域及地區設立機構，為國內外貿易雙方提供人民幣相關服務；其次，就人民幣產品而言，金融機構要在滿足對外投資企業信貸需求的同時，在其投資所在地為其提供支付結算及其他非信貸產品；最後，金融機構在助推人民幣國際化時，應注重專業領域人才的培養，並通過豐富人民幣產品及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為企業「走出去」做好各方面服務。

「走出去」進入風險高發期

雖然中資企業成功「出海」的案例屢見不鮮，但部分企業因各種政治、文化、經營理念差異，甚至是決策判斷失誤而導致的失敗案例同樣並不少見。專家指出，隨着中國對外投資的加速，未來中國企業「走出去」將進入風險高發期。風險控制，少交或不交學費，成為企業對外投資前不得不直面的問題。

在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看來，中國正處於對外投資的初級階段，中企對外投資過程中出現的任何失敗或成功案例，都是對「出海」經驗教訓的探索，「從『十五』規劃到『十二五』規劃中不難發現，中國在引導企業「走出去」的同時，越來越強調「出海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對外投資和環境保護」的關係，這表明國家未來對「走出去」企業的要求會變得更高」。

「中國對外投資中的失敗案例並不少見。」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發展研究院歐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余南平教授說，譬如某企業在波蘭的高速公路投資項目，就因其對當地社會、法律等未深入了解而以失敗告終。「在海外投資領域，中國是後來者，一些海外投資項目，在產業方向選擇上並不明確，雖然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交些

學費是正常的，但這也體現出某些企業與海外跨國企業間仍存差距。」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前八個月，中國對全球119個國家和地區的270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的直接投資，累計投資額476.8億美元，山東重工、三一重工、國家電網，分別斥巨資購得了全球豪華遊艇巨頭意大利法拉帝集團75%控股權、世界著名混凝土設備商德國普茨邁斯特公司，及葡萄牙國家能源網公司25%的股份。雖然上述數據與案例令人艷羨，但中企對外投資的風險亦無所不在。

切忌盲目瘋狂擴張

「部分『出海』投資的中國企業已具有規模和數量優勢，但品質特色優勢卻不明顯。」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建議，企業在「出海」前要對項目進行更全面的綜合性評估，考慮到國際市場風險的複雜性，企業在「投資偏好」方面，要淡化短期回報，而重視短期及中長期可能存在的風險。就國家層面而言，管理層在批覆、引導對外投資時應合理規劃，切忌因盲目瘋狂擴張而引發主權國家對中企投資的警惕。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



▲中海油2009年成功購入美國油田股權

羊教授則對希望「出海」投資的企業給出了自己建議。首先，「出海企業」應對所去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有準確評估；其次，在投資前應了解其所屬行業在東道國未來的成長性；最後，很多中國企業習慣了國內政府的行政支持，但這種優勢條件在境外就不復存在，鑒於此，企業在境外投資項目時，不僅要正確處理好企業與當地政府的關係，同時在項目運行機制方面也要盡可能適應當地的市場化要求。